

在秋天建築我們的房子

任白

秋天到了，黃葉飄落的瞬間時間似乎被拖慢了，我們終於可以把知覺送還生命，從汗水的蒸騰和花瓣的綻放中回過神來，這真的是一個生命周期的終結嗎？

讓最後的果實長得豐滿，
再給它們兩天南方的氣候，
迫使它們成熟，
把最後的甘甜釀入濃酒。

誰這時沒有房屋，就不必建築，
誰這時孤獨，就永遠孤獨，
就醒着，讀着，寫着長信，
在林蔭道上來回
不安地遊蕩，當着落葉紛飛。

這是里爾克著名的《秋日》，如果說西方近現代詩歌關於冬天和春天最著名的詩句出自雪萊的《西風頌》（「冬天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」），那麼關於秋天傳誦最為廣泛的詩歌就是《秋日》，這首被稱為「完美到幾乎無懈可擊」的短詩，既肯定了生命的過程，呈現了由累累果實釀造的甘美生命體驗，又殘酷地直面時令輪轉所致的孤獨與凋零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里爾克始終強調了生命在這個過程中的自覺——無論繁盛熱烈的夏天，還是蕭索冷寂的秋日，人一直「醒着」，他們在長信中書寫的不僅僅是冷暖悲歡，更有熱切生命的漫長餘響，在這裏，書寫鋪展了生命的另一個維度，相對於自然生命的寒來暑往，由書寫而建構的精神生命體現了難以剝奪的自足和榮耀，而那正是人之為人的真正意義。

毫無疑問，詩人們筆下的秋天是一種覺知，是一種由生命姿態所定義的情感態度，如亨利·朗費羅在《心中的秋天》所寫：「秋天

來了；不是在外界，／是我心裏感到了秋涼。／四處都是青春和美景，／只有我已經老邁蒼蒼。」在不同的心境投射下，秋天可以蕭瑟沉寂，也可以燦爛富足，「等大氣的精靈住在果實的／香味上，歡樂就輕展展開翅膀／在園中迴盪，或落在樹梢唱歌。」愉快的秋坐下，對我這樣唱着；／接着他起身，束緊腰帶，便隱沒／在荒山後，卻拋下金色的負載。」威廉·布萊克寫作這首《詠秋》時，顯然處於生命從容明亮的時刻，唯其如此，秋天才會在果實的香味上生出歡樂的翅膀，在黃葉漸落的樹梢上放聲歌唱。可見，詩歌是一種選擇和建構，其所呈現的心象猶如可以時時替換的濾鏡，對自然景物實施剪輯和塗改。當然，總有人會試圖克制這種主觀世界對客觀實在的粗暴「篡改」，超越一孔之見，以更整全的覺知和更成熟的態度面對春夏秋冬。「墜落吧樹葉，讓花兒也跟着謝去；／這夜長晝短的時節；／——每一枚樹葉都從秋天的樹上飄然而至，／向我訴說祝福的話語。／我將笑迎雪花開滿原應生長玫瑰的枝頭，／我將歡歌更加淒清的白晝代之以頹敗的夜。」艾米莉·勃朗特的這首《落葉任凋零》並不是無視秋天紛飛的黃葉，而是以內心的自足守護生命豐盈，在寒暑交疊中建立穩定的精神秩序。

在中國古代詩歌中，秋天是個被反覆書寫的熱門題材，可想而知，一個強調「興」這種與自然時時共情的詩歌傳統，必然促成大量「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」的優秀詩作，在這些詩作中，對物候的體察和對人世的感懷互相滲透，對收穫的悅納和對得失的超然彼此映照，最終在天人合一之境中呈現的是物我同在的豐滿與曠達。

靡靡秋已夕，淒淒風露交。
蔓草不復榮，園木空自凋。
清氣澄餘滓，杳然天界高。
哀蟬無留響，叢雁鳴雲霄。
萬化相尋繹，人生豈不勞？
從古皆有沒，念之中心焦。
何以稱我情？濁酒且自陶。
千載非所知，聊以永今朝。

這是陶淵明的《己酉歲九月九日》，短短八十字中，詩人把凋零與遼闊、湮滅與昂揚、萬古愁與杯中酒集合一處，書寫了一個「全息」的秋天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，這首詩中不存在一個「積極」或「消極」的簡單姿態，而是在直面草木零落、蟬蛭消亡的同時，一樣關注到了大自然中那些讓人感到清明振奮的風物；在清醒認知到生之「有涯」難以抵達存在之「無涯」的同時，仍有意願和熱情聚焦當下，用「濁酒」這種有限的容器寄託人對生的無限之愛。這大概就是羅曼·羅蘭所謂真正的英雄主義，在「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後，依然熱愛生活。」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，比如「九日悲秋不到心。鳳城歌管有新音。」（晏幾道《鷓鴣天》）、「自古逢秋悲寂寥、我言秋日勝春朝」（劉禹錫《秋詞》）、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（杜甫《登高》）、「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（杜牧《山行》）、「曾伴浮雲歸晚翠，猶陪落日泛秋聲」（高瞻《金陵晚望》）等等，名篇名句，不一而足。可以說，在中國古代詩歌傳統中，存在着一種久遠的智慧，即在自然時序的流轉中，秋天的寂寥不過是以斂藏的方式，把自然能量貯藏在種子——對下一個春天的渴望之中。春秋秋實，每個季節都有自己的美好，

所以，在這個語境中，孤獨應登高，傷懷可縱酒，雖然茅屋可能為秋風所破，但建築和對於建築的渴望未可斷絕，從這個意義上，我們就不難理解老年杜甫在飢寒交迫中，仍然能幻想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」（杜甫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）這樣偉大的詩篇，既源出於「詩聖」的民本思想，也體現了中國詩歌傳統中，對於希望的渴望。所以，在秋天我們可以書寫關於希望的詩歌，當然也可以建築供我們遮風擋雨安居樂業的房子。



▲時值深秋，內蒙古烏旦塔拉五角楓森林公園棵棵楓樹點綴秋日草原，美如童話。
新華社

雪後五彩池



市井萬象

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黃龍景區近日迎來今秋第一場降雪，五彩池與皚皚白雪交相輝映，美不勝收。
新華社

生命的連結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最近參與策劃「名家文學季」系列講座，邀請到蔡崇達、黎紫書和馬伯庸三位當紅作家來港，上周末一連兩日在會展中心分享文學創作經驗與人生故事。聽講者眾，不同年齡、不同背景

的讀者都來了，還有不少書迷從廣州、深圳等大灣區其他城市特意來港。大家一起過了一個「很文學」的周末。

除了策劃和統籌，我擔任「蔡崇達：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」講座主持人，聽他分享新書創作點滴，回不去的「故鄉」，還有深藏在生命褶皺處的那些惶恐、失意、豁然與歡愉。蔡崇達年紀輕輕已是內地知名報刊主編，與眾多明星名人訪談，談形形色色的人生；其後轉型作家，開始書寫自傳體散文，首作《皮囊》回憶少時成長往事種種，艱困、寥落卻不乏生之希望，推出後一鳴驚人，累計銷量超過六百萬冊，被劉德華譽為「生命的明燈」。後來的《命運》和《草民》延續敘事風格與抒情路向，同樣備受關注，與處女作並稱為「故鄉三部曲」，牽引不知多少讀者的綿長鄉愁。

他新近推出並獲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《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》，則稍一轉身：主角仍然是「黑狗達」，在其左右的卻不僅是家人和少時玩伴，而是一群小動物：走起路來飛揚跋扈卻願意靜靜陪伴黑狗達寫作業的鴨子小白，天不怕地不怕的老母雞阿花，在橘色日落中飛旋的鴿子米點……人與動物的故事，同樣關乎相遇、相伴、告別等母題，同樣講述「生命的連結」，催淚且感人。蔡崇達直言童書難寫，因為優秀的童話或寓言，受眾不只是小朋友，還有經歷過童年、體會過成長苦樂的成年人。要寫出小朋友和大朋友都樂意閱讀並沉浸其中的文字，從來都是不容易的事情。

讀書中文字，翻閱彼時正在讀小學的蔡崇達女兒創作的插圖，很難不被其中的真純和素樸所感動。與《皮囊》等充滿疼痛感的文字相比，新書少了掙扎和痛楚，多了寧靜與平和，即便在面對困境甚至死亡的時刻。書中無時無刻不在傳遞的「萬物為伴」理念，向上可追溯至中國傳統文化的「天人合一」哲思，尤其適合當下為俗事忙碌不息的人們，在某個夜深月靜時分，向內觀照，念茲在茲。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某種共鳴，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背後，卻有着不尋常的故事。

一切始於二〇〇七年倫敦舉行的英國流行歌手克雷格·大衛音樂會之夜，當他在舞台上唱出《你是誰》《失眠》等代表歌曲時，台下觀眾席中的兩名男子熱淚盈眶，那些彷彿傾訴往事的歌詞，撥動了兩人脆弱的心弦。他們是任職於倫敦地鐵的雷德帕斯和喬普拉，兩人都患有重度心理疾病，前者當列車司機時，因目睹一起跳軌自殺事件而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（PTSD），一直害怕黑暗且常做噩夢；後者則患上重度耳鳴，導致神經衰弱、飲食功能失調和失眠。多年來，他們飽受疾病折磨，幸運的是兩人並未沉淪下去，而是努力對抗病魔，並且積極思考如何鼓勵那些有同樣遭遇的人走出逆境。

聽完克雷格的演唱會，他們找到了答案，對兩人來說再熟悉不過的倫敦地鐵公告板，豈不是可以發揮創意的現成平台？很快他們的處女作誕生了——一首靈感來自歌手克雷格的詩歌。或許是平時看慣了公告板上枯燥的交通信息，詩歌的出現讓人們眼前一亮，有人駐足閱讀，有人會心微笑，更有人拿出手機拍照留念。既然首秀這麼受歡

心靈捕手

迎，不如繼續做下去，於是公告板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字，風格也不斷變化。例如有溫暖的鼓勵：「我們心中的每一場風暴，都有一道彩虹等待出現！」也有人生感悟：「過度分享和沉默寡言之間有一條界線，我就像馬戲團醉酒的小丑行走在這條線上。」還有幽默段子：「如果A計劃失敗，還有二十五個字母可以用呢！放輕鬆。」值得一提的是，公告板上的內容有時緊貼時事熱點，寫下一些當事人的各自看法，並配上二維碼，儼如一個實體版推特。到了後來，來往行人甚至能寫下自己的文案作品，公告板成了真正的文學園地。

多年來，兩人在公告板上都是以「All on the Board」署名，這是一個雙關語，既有形容地鐵「大家都上車」的意思，又有「全寫在板子上」的含義。他們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行，贏得了數以百萬計粉絲的點讚。倫敦地鐵官方注意到人們對公告板特別喜愛，專門出版了一本收錄過去文字語錄的暢銷書，書名就叫《All On The Board》，分為「愛」、「倫敦」和「現實生活中的英雄」等章節，書中每頁都有一首不同的詩和配圖，閃爍着溫暖的光芒。

從嚴格意義上講，兩人並非最早利用公告板傳遞思想的地鐵員工，早在二〇〇四年，倫敦歐維爾地鐵站的客服部經理安東尼·詹托斯，就在公告板上寫下了源自老子《道德經》中的名言——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此後，他便採用「每日金句」的方式引經據典，此

舉也引來公眾人物的效仿，比如主持人們紛紛在自己電台的板塊上貼出激勵的話語。若干年後，詹托斯透露了他當初為何首先選擇《道德經》中的名言，因為這是他最喜歡的一本書，書中的中華文化智慧和道家哲學思想讓他深有感悟，覺得有必要分享給那些每天行色匆匆的旅客們。他始終相信，地鐵站不必是乏味無趣的地方。

實際上，近年倫敦地鐵車廂內經常出現中國的經典詩詞，包括白居易的《紅鵲鵲》、李白的《送友人》，以及張繼的《楓橋夜泊》等等，都受到英國人的喜愛，儘管詩詞的英文翻譯未必貼切，卻別有韻味。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爾·伍德曾說，英國人尤其喜歡杜甫，稱他是東方首屈一指的文化符號，甚至比莎士比亞更偉大。而英國作家蒂姆·克利索爾德在《雲室：一個英國人眼中的中國古詩》一書中稱，中國古詩中蘊含的思想非常直白，例如友情、人與自然的關係等，很多西方人都能感同身受。

如今，公告板已變成倫敦地鐵的標誌性文化之一，吸引大量遊客前來打卡。正如詹托斯回憶當年寫下老子名言時說，無論你境況如何，都得踏出第一步，就像他在公告板上留言一樣。也如同雷德帕斯所說，公告板上的字數比小說《戰爭與和平》少，比兒童繪本《好餓的毛毛蟲》多，它不像暢銷書《一天》那麼浪漫，也不像《哈利波特》系列那麼神奇，卻能成為朋友，並激勵大家樂觀向前。

畫到生時是熟時



自由談 海龍

「四十年來畫竹枝，日間揮寫夜間思。冗繁削盡留清瘦，畫到生時是熟時。」上面是鄭板橋題畫竹的一首詩。但細細想來，它似乎談的又不僅僅是畫竹。這首詩很有哲理，用來討論畫竹，著文，乃至人生，都有啟發意義。

鄭板橋不僅是畫家，而且是個通人和達人。他的通達之處在於他看透人生、愛讀書、愛思考。他出身於讀書人家，但幼時清寒。這讓他從少年時就體悟了底層人生和世事艱難。他三歲時生母辭世，十四歲又失去了繼母。鄭板橋的童年在善良、勤勞和樸實的勞動婦女費氏的照顧和關懷下長大。如同保姆大堰河對詩人艾青一生產生的影響，勞動人民的質樸情感也成了鄭板橋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，成了他一生信仰的底色。

鄭板橋幼年努力讀書爭氣，但卻大器晚成。他的科舉經歷了三個皇朝，素以「康熙秀才，雍正舉人，乾隆進士」聞名，後在山

東做過縣令之類小官。鄭板橋為政清明政績顯著，特別是關心下層百姓的生活。此期他寫的一首小詩最能代表他為官的心聲：「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。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一葉總關情。」

鄭板橋性格真誠耿直不喜歡官場傾軋和黑暗，後辭官客居揚州賣畫為生，掙清白錢，是「揚州八怪」的代表人物。他不僅詩書畫俱佳，而且有獨立人格和深刻的社會思考。他的成就不止於藝術，而且也在人生哲理思考和闡發上對後代有重大影響。

鄭板橋作品聞名於世的題材是畫竹，竹代表着氣節、謙虛、勁健和不畏嚴寒風霜雨雪長青常綠。古人崇尚竹子的這些個性成了鄭板橋畫竹的靈感。他早期臨摹前人巨匠的名作，其後在竹林寫生、居所養竹以觀察陰晴雨露寫出竹的精神。故前期鄭板橋畫竹講究學習古人，畫竹有的繁複，有的遵循古法程式化，同時渲染背景，以繽紛效果

為佳。

畫到後來，鄭板橋發現構圖越簡越難，越減越難。因為竹畫講究勁節及穿插，內容多時較易互相掩映烘托效果，但內容少時要求筆筆有出處有來路，最不藏拙，容易露怯；真正好的畫竹題材作品要求清秀雅緻而並非以多取勝。因此鄭板橋不斷創新不斷刪削，到了晚年，他的畫竹作品做到了筆筆有來歷、筆筆有交代的爐火純青的境界。文首例舉的這首詩就是他這種創作和總結的心得。

雖然這首詩看上去討論作畫，但其實也可以被看成是鄭板橋探討人生哲理的總結。他的藝術創造總是善於廣積薄取，辛苦勞作，從大量的勞動中提煉精華，棄取萃來達到最後卓然成為逸品的目的。

除了作畫，鄭板橋也非常重視如何做人。「難得糊塗」「吃虧是福」是他的名言。但他決不做鄉愿式的濫好人，在他的詠竹詩中表達了他的人格和個性：「咬定青山

不放鬆，立根原來破岩中。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。」

「冗繁削盡留清瘦，畫到生時是熟時」，這句話看似矛盾，卻蘊含他一生悟道的真理。畫畫猶如做人，冗累的雜務、複雜的人情世故、難處的世態炎涼，都是人生累贅。紅塵似海，可以淹沒天才。鄭板橋要從這種種人生桎梏中逃出去走向自己的世界。這種「極簡主義」不僅僅是斷捨離，而是積極地去做人生選擇。「留清瘦」留的就是一種風骨。

「畫到生時是熟時」則是一種哲學思考。如同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，鄭板橋深味熟能生巧但熟也能生油滑和怠惰，所以他畫畫時抱有敬畏，追求一種臨場感和緊張感，如同「看似尋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卻艱辛」，「紙上得來終覺淺，絕知此事要躬行」等名句述說的真理一樣，鄭板橋的這首談竹詩蘊含着他的人生思考，透露着熟與俗，方與圓，拙與巧的辯證關係。